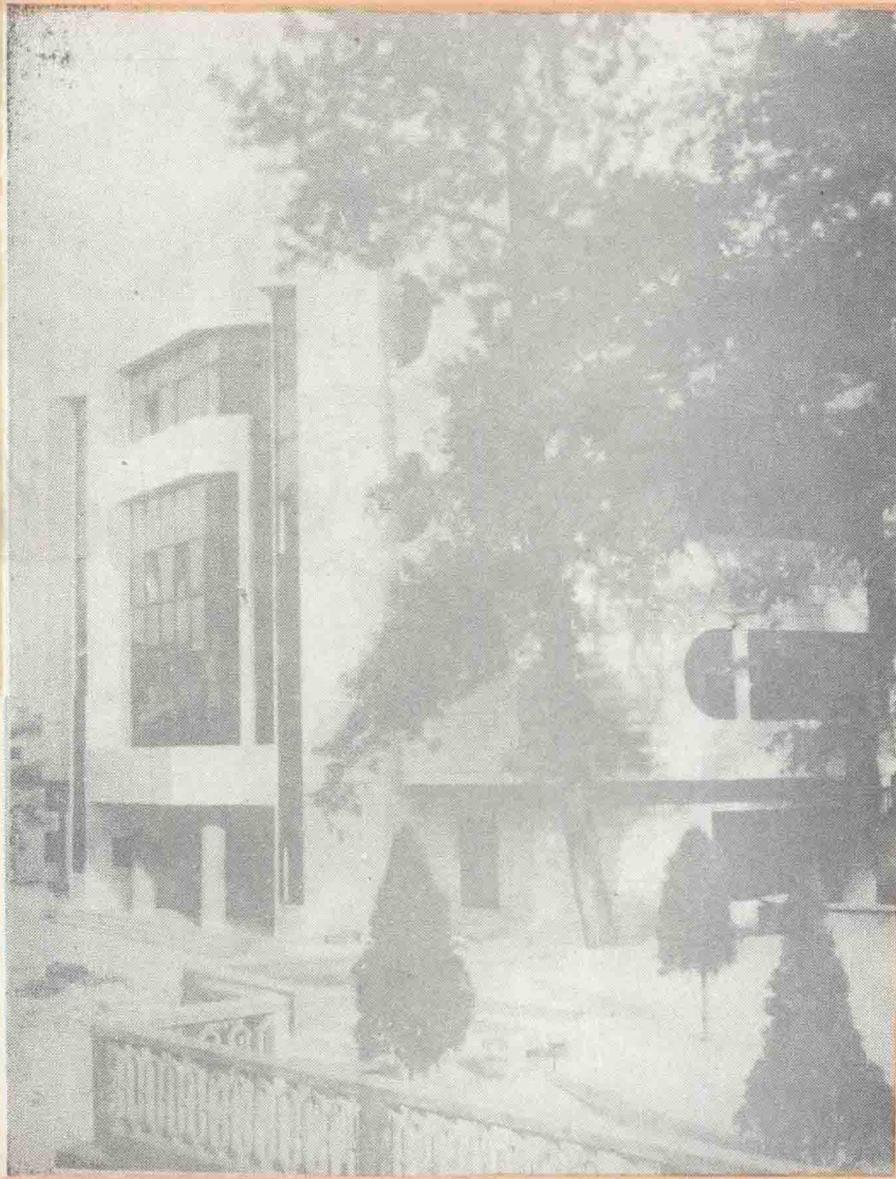


永定文史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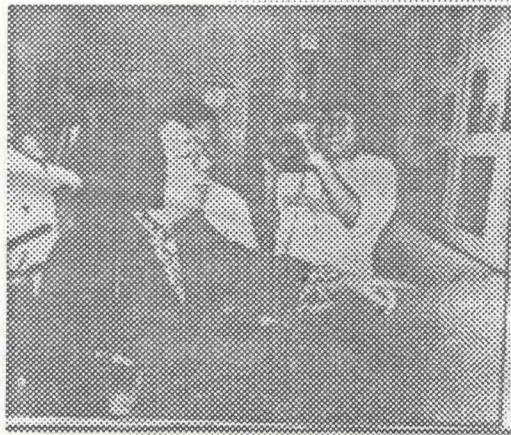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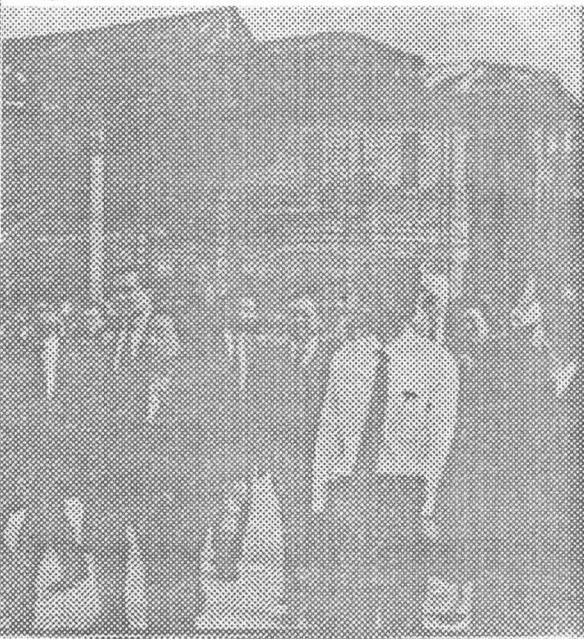
胡仙博士

首次故乡行

著名爱国侨领胡文虎先生的令媛、香港“星岛报业集团公司”董事长胡仙博士，于今年(1993)3月25日首次回到故乡永定下洋，受到党政领导和父老乡亲的热烈欢迎。



▲在家乡谈笑风生的胡仙博士
►参观“虎豹别墅”出来。前排右三为胡仙博士
▼胡仙博士(前中)参观“虎豹陈列室”



▲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

[本页图片转载自《闽西日报》，林密 摄影]

封面照片 台胞范京璜先生捐建的永定一中“思源图书馆”

(郑根基 摄)

福建省政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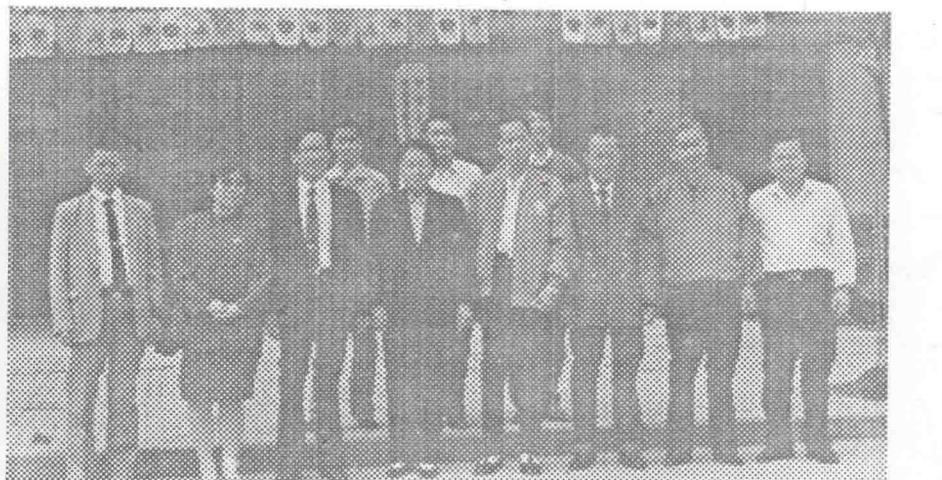
副主席 刘金美

来永定视察

1993
3月

刘副主席(前排左五)在永定县政协门前与地、县政协领导和工作人员合影

刘副主席(左三)在县政协接待室与政协领导同志交谈



《永定文
史资料》
第12辑
审稿会
议留影



永定文史资料 第12辑

1993年11月出版

目 录

华 侨 资 料

胡文虎与东条谈话实录	孔永松供稿(1)
[跋]	黄念畴(7)
北马祖籍永定华人社团综介	罗 懿(9)
平凡而特出的马籍华人胡贵纯家族	选 才(27)

教 育 春 秋

前 记	编辑室(41)
永中散记	黄 梅(42)
忆“大诚”与“永高”	晓 风(54)
建国初在永中工作的一年	胡史樵(58)
建国初期永中学生生活片断	范京增(65)
两度耕耘 十六春秋——我在永定一中工作的回忆	郑友谊(72)
思念郑佩诏老师	范京增 张弘昌(79)

永定一中创办八十年

从丽正文馆到大院初级中学	江金华 马其光 范周尤	(82)
拱辰书院今昔	江金华	(86)
培风办学八十九年	简吴新	(88)
永定归侨教育家卢达周	陈炎荣	(91)

土 楼 探 胜

五凤楼的代表——土楼明珠裕隆楼	王培宁 王焕汀 王锦文	(97)
永定土楼对联选录(附试释)	涂祥生	(102)

烟 史 拾 遗

卢平民与永定烤烟	卢东昌	(116)
我所知道的柳州新华烟厂	郑慕岳	(122)

革 命 史 料

永定著名老红军赖富同志	赖守仁	(124)
城下村土改述略	赖守仁	(127)

实 业 杂 簇

建国四十三年来永定水利建设概况	翁鼎山	(131)
永定的绿色革命	翁鼎山	(137)
丰饶的永定物产	黄佛宝	(142)
找矿杂忆	王辛路	(148)

文 化 文 物

永定客家巫文化概观	江 城	(150)
永定客家熟语掌故	蓝 吉	(159)
建国初期的高陂大众剧团	吴 新	(164)
高陂镇的象棋世家	吴永光 方 川	(165)
高头的两块石碑	江林宣	(169)

故 里 风 光

“四奇”小山村..... 守 仁(171)

小 资 料

台北永定同乡会第九届理、监事名单 永定台胞联谊会供稿(6)

黄经藻的《泰山图》和《泰山图题词》 盛星辉(40)

讯 讯 永定县政协办公室(173)

图 片

封面 台胞范京潢捐建的永定一中“思源图书馆” (郑根基摄)

封二 胡仙博士首次故乡行(4 帧)

封三 省政协副主席刘金美来永定视察(2 帧)

《永定文史资料》第 12 辑审稿会议留影

封底 《土楼新村》(木刻 廖春作)

插页 《胡贵纯家族》图片(3 帧)

永定一中校园剪影(3 帧 郑根基摄)

永定县立初级中学校歌曲谱

胡文虎与东条 谈话实录

孔永松 供稿

本刊第11辑曾报道,与厦门大学历史研究室主任孔永松教授合撰《胡文虎传》的厦门市政协文史副主席洪卜仁编审,于去年7月在日本查阅到胡文虎1943年到日本东京与东条英机谈话的原始记录,从而使聚讼纷纭的胡氏“东京之行”真相大白。现在,承孔永松教授将这个记录的权威中文译本交本刊独家首先发表,我们谨在此对热情支持本刊的孔永松教授和洪卜仁编审,致以衷心的感谢。下面刊载的就是这个记录的全文。时间在1943年7月17日下午2时至3时30分,地点在东条家中。文中“胡”指胡文虎,“大臣”指日本国当时的内阁总理大臣东条英机。标题是编者加的。其他有关情况,请参看文后黄念畴先生写的《跋》。

开始是寒暄。

胡:支那的民众眼下非常困难,无论蒋汪都一样,而且一般的救济方法无法救之。我不愿让中华民众再受这种苦了。现在想就其解决方法恳请阁下指教。

大臣:民众困难这是世界普遍性的状况。究其原因,应该说是现在正在进行的这场大规模战争的影响。我希望在日支间能够努力减少其影响,但也对此深表忧虑。阁下芳名世人皆知,您的心情我能够理解,我也有各种各样的具体问题想与您商谈,听听您的意见,所以请您上京来了。

从根本上说,如果战争结束的话,上面所述问题也将消失,这点可以相信。正如您所知,现在中国有一半的有识之士已了解帝国的本意。现在看看与帝国合作这一现状便可知原来日支间的战争只是兄弟打架,与对英美的战争有着本质的差别。对英美的战争是必须要消灭的,这两者间有着根本的差别。也就

是说可以说是兄弟打架。现在与重庆政权的战争还在进行，但是只要重庆对现在成为英美的傀儡而亲手将本国民众推入涂炭之苦的深渊一事有悔过之意，我便可以在明天上议会或其他机会经常表明“日支间的战争可以结束”的观点。大东亚战争对帝国来说实在是迫不得已的自存自卫的战争，而且也是为了东洋各国各民族的解放战。也就是说其目的是为了让各民族各得其所，帝国的对支新政策的基调也渊源于此。这事阁下您应该是会了解的。关于日支间的战争，重庆方面若理解反省了此点，那么便可容易地加以解决。根本的观点如上所述，在现在这种形势下我首先会使用一切手段使支那民众轻松一些。

胡：南洋的华侨了解帝国的本意并表示感谢。汪政权虽说是日本势力扶持起来的，但现在实行的政治尚有许多值得疑虑的地方，即，上海的财界人士、南京的政界人士都在追逐金钱，而广东政府又有如同亲戚在执政之感，不能充分表现日本的本意。我希望能够想办法救救极端痛苦的民众。

大臣：南京政府成立时间尚短，将它比成人，也不过是三岁小孩而已。若对它以大人相要求就太勉强了，要求南京政府在政治上很完善，这就是要求的人不对了，我们必须培养它，协助它，使它完善。另外，应当启用有能之士为政府要人，这是世界的原则。关于广东政府的阵容，或许是由于贵国的习惯，不管怎样，不好的地方我想是该逐步改善的。

救民众这一提案实际上正是我想说的主眼点。我也听说了支那民众现今生活极端困苦，甚至有饿死者。但是在缅甸却有剩余的米，而且帝国为救缅甸民众确保将过剩的米购入，这样一来，尽管缅甸有过剩的米，而另一方面支那民众又苦于无米，考虑到这种状况，我想为了确保大东亚十亿民众的生活，要想办法将这些米灵活运用。这才发现了阁下的使命，请您支持我们。

眼下日本正在战争中，比如钨、棉花、桐油等战争物资本来就是必需的，若能借阁下之力将之从内地运出，我们将无偿支付缅甸的过剩米，实行物物交换，这样不也可以帮助支那民众吗？关于运输的船舶，想想办法应该还是可以解决的。

像阁下您这样的先觉者若真的站了起来，会有许多好主意的，比起日本人来会更有成果的。本来东洋的道德观与西洋的就有显著的差别。比如说即使

相互间以武力进行战争,东洋人的本意并不是要让其民众、其生活痛苦(举了上杉武田战中的盐、文莱的燕窝两个例子)。

另外南方华侨作为帝国政策来说是希望他们在各方面加以合作,若他们表现了敌对性我们毫不姑息地加以镇压,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观之现状总觉得牙齿里塞住了什么东西似的,这种感觉不管您有无我想听听阁下您是怎么想的,请您不必忌讳说说您的意见。现在的大问题是上面所说的支那民众的更生及南方华侨的利导两点,这对贵国民众也是大问题,而且以上问题是应该从政治上加以解决的问题。另外对阁下您来说,作为您常念叨的大慈善事业也是无法默视之的,您以为如何?

胡:再没有比华侨对支那更富有爱国心的了。当初受英美压迫时我们盼望着早日摆脱羁绊。满洲事变发生陈果夫借机利用华侨民心募集了二十万元并侵吞了,我对之大力抨击,最后将剩下的三万元讨还了来。然而因此民心也转向抗日,遭遇了大东亚战争。现在若将被扣押的有力华侨中的良好人士释放,将日本的本意教育给他们,我想是十分具有利用价值的。(胡举例说明了他是如何讨厌白种人的)。我对自己为华侨领导很自信,我对英人的香港总督是绝不屈膝的,但对日本总督会跟他打招呼,因为是黄种人。大东亚战争爆发前我在南洋被推举为一千二百万华侨的代表,我觉得拯救华侨是很有必要的。

大臣:我也觉得华侨问题很有研究价值,我希望通过阁下的努力能让一千二百万华侨协作达到大东亚战争的目的。

胡:华侨问题请您放心。

大臣:利用缅甸过剩大米来救助民众,关于此事您有何高见。

胡:船另外再考虑,首先要考虑根本原则。日支间的战争不管支那方面如何努力都没有胜的希望了,这是显而易见的。希望贵国不要再攻击重庆了。即使我们接受了缅甸的过剩大米,若贵国再继续攻击支那,那么这也非解决民生的办法。若能缓和下来,我将尽全力使与内地的物资交换得以实现。

大臣:攻击与否是统帅的问题,我不能在这里讲明今后对重庆不再攻击

之类的话，重庆若还像现在将支那领土借给美国，而攻击日本占区、法印等，胆敢盲从英美的话，我们当然会像现在这样继续攻击之，最要紧的是蒋介石要亲自痛改前非，停止上述行动。另外像钨的事情我们也无意与重庆商谈让它拿出来。我们只想通过阁下的慈善心并且与阁下的朋友商谈看看能否得以实现，目前完全不想以阁下为中间人来与蒋联系。

胡：内地物资的取得是关系到贵国和蒋的势力问题，若不能在双方的谅解下实施的话，途中将会受到妨碍，成为难题。还有与英美的问题，因而其实现会有诸多的困难。这样一来要重庆方面马上悔改是较难的了，尚须时日。

大臣：从帝国看来汪政府绝对不会让英美丝毫，而重庆方面则盲从英美牺牲了东洋人的利益，这是有很大差别的。

胡：实际上在日本采取现在的政策之前支那与英美联手这里面也有不得已而为之的原因。但是像今天这样可以看到贵国的新政策，将来他们态度我想是会改变的。

大臣：英美一百多年来在东亚都干了些什么呢？自鸦片战争以来，他们用尽一切借口，不断地榨取支那民众，新加坡、比岛等全部被他们侵夺，以此作为称霸东洋的据点。作为东洋盟主的帝国无法佯作不见，支那事变的原因便也在此。大东亚战争本来也是出于这一豪迈的精神，帝国精神始终不变，尤其这二、三年来只能说更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胡：这点蒋介石也应该会知道并感到痛苦，英美的援助表面上有个美名遮着，背地里却将支那置于重压之下，即便是支那民众知道白种人是怀着什么样的目的在觊觎支那的也为数不少，这也是支那民众的烦恼所在。

大臣：倘若帝国不曾被英美的花言巧语所骗这事不存在的话，那么今天便也完全与此事脱离干系了。尽管蒋介石内心明白，但他没有为支那民众及大东亚民族而做出断然痛改前非的决断这令人遗憾，决断是最重大的问题。日支间战争的本质与对英美战争根本不同，如前所述倘若屈服于英美，那么东亚十亿民众会成为英美的奴隶。帝国将不战胜决不罢休直到用尽最后一人。为什么支那在这点上没有这种根本的想法呢？

胡:我充分理解阁下您的意思。只是为此我想要为蒋开一条道好让他走,现在蒋的去路被堵死了。

大臣:虽说与蒋之间是兄弟打架,但现在他已完全成为帝国的敌人了,蒋首先必须痛改前非。我想蒋到我这儿来与我恳谈并了解帝国的本意,这事应该不难做到。与英美之间就不这么容易了。这样日支间的关系尚还有研究的余地,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姑且不论,阁下您对用缅甸米救济民众一事是怎么考虑的?

胡:尽量阁下把与重庆的和平及支那民众的更生两个问题分开,但在今天这两者我想是一个问题。我是华侨,我看到民众这么苦,我不忍心看到他们更加痛苦,我要唤起华侨民众,要把民意告诉汪先生和蒋先生,我相信这两个问题是可以合二为一加以解决的。

大臣:理论上来讲也许是那样,帝国现在是支援汪政权的,对此根本问题我现在没有必要再与阁下讨论了,而且在此也是无法得出其结论的。因此我想听听阁下坦率的意见,您是否有什么将支那民众从涂炭之苦救出的具体方案。

胡:最要紧的是两国都不要干扰。我特别担心蒋的干扰。现在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并且也了解了您的本意,总之我回国后想与他谈谈,并希望得以实现。

大臣:我绝对没有委托阁下与重庆方面商谈之意,上面所说的也是这种意思,这点请您千万不要误解,并且您归国时我会给与一切方便的,若阁下您了解了我的本意想再次来访我会充分考虑的。

胡:我当然也只是想站在个人立场上来寻找解决本问题的办法,我不忍再看支那民众受苦了。

大臣:我的本意也是想将中华民国的民众救出涂炭之苦(胡还想就南支诸问题拜托大臣,次官提醒他有关细节大臣已从大西那里听说了,不用再提)。

大臣:您上面所说我都知道,也正因为有这些事我才想是否可以用缅米

来解决呢？还望您善处之。

胡：幸而在南洋有我很熟的朋友，可以安排用舢舨运米，请日本给予援助。

大臣：具体事项当与军务课好好商量之后才实施，您亲自准备舢舨，亲自从南方运米这很好，只是您该知道有关事务性的一些问题在日本方面还得与陆海军密切联系后再实施。

胡：我眼下被软禁，为了今后的活动怎么处理这事呢？

大臣：我不知阁下您被软禁，这次是因为有必要才请您来京的，关于阁下被软禁的事应该与香港总督府有关，只是为了本方案的实施我会对当地说，请他们给予方便，若有必要与上海经济界人士见面我也会替您谋求方便的。

大臣还鼓励胡为支那民众而大力奋起，他也深表谢意，然后告辞而去。

台北永定同乡会

第九届理、监事名单

台北永定同乡会第九届理、监事，于1993年2月选出，名单如下：

理事长 江秋榕

常务理事 卢昌群、江秋榕、张曼农、廖树桢、巫钧连、张济宁、陈荣庆

理事 卢昌群、江秋榕、张曼农、张初广、廖树桢、巫钧连、廖蔼庭、俞宝柱、张友三、郑竹舟、张济宁、赖炎元、江国铭、陈容庆、张来瑞、苏仰华、王国材、吕开营、张纪南、阙启春、江清波、苏伟丰、江哲伦、黄陆章、卢衍祺

候补理事 江 坚、吴卫青、林其田、江文荣、黄开广、沈祥秀、邓忠信、赖展洲

常务监事 朱炳荣

监事 苏棣生、朱炳荣、江定潮、江家庆、熊湘善、赖曼、张啸春

候补监事 卢万龙、郑钰兴

总干事 江哲伦

(永定县台胞台属联谊会供稿)

跋

黃念疇

先抄一段文字,来交代一下前面发表的《胡文虎与东条谈话实录》(以下简称《实录》)的来源:

东条英机在昭和 16 年(1941)12 月至昭和 20 年(1945)8 月担任日本首相期间,与日本军政要人,伪满洲国、华北伪政府、汪伪政府的高级官员及其他重要人士的谈话,都由其秘书鹿冈、广桥真光、赤松贞雄负责记录、整理,并用内阁用笺打印存档。这批题为“东条内阁总理大臣机密谈话记录”的专题档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机不断轰炸东京时,转移到东京近郊。日本投降后,东条被绞决。50 年代初,这批密档被取出,先后转移多次,一度藏于日本战史档案馆。80 年代末,这批密档又由广桥真光等重加整理,以便发表。当中,就有东条与胡文虎谈话的原始记录。记录全文约 4000 字,注明谈话时间为昭和 18 年(1943)7 月 17 日,星期六,下午 2 时至 2 时 30 分;地点在东条家中。那天上午,东条曾接见汉奸殷汝耕……密档证明,胡文虎与东条的谈话,仅此一次。

——《永定文史资料》第 11 辑第 8 页《洪卜仁为胡文虎“东京之行揭秘”》

抄文中说的“东条与胡文虎谈话的原始记录”,在 1992 年 7 月被到东京出席一个国际会议的洪卜仁编审(厦门市政协文史副主席,他正在与厦门大学孔永松教授合撰《胡文虎传》)查找到了。它把它复制下来,回国后交某权威机构译成中文。今年 3 月,应《永定文史资料》编者的请求,孔永松教授把中文译本的复印件交给了该刊编辑室,同意由该刊首先发表。这就是《实录》。

胡文虎 1943 年东京之行,是评价他的一个重大关节问题。过去由于缺乏

可靠确凿的第一手资料，人们只能凭一些“旁证”材料来推测。尽管这些推测不乏言之成理、颇能“自圆”之说，但由于没有直接的真切的事实材料做基础，总不免令人感觉“人为”的成分太多而隐隐给它打个问号。胡氏东京之行的研究，便一直处于混沌状态。胡氏与东条谈话原始记录的发现，为结束这种混沌状态开通了道路。因为它无疑是胡氏在东京的最主要的言行的权威见证。其研究价值之高，不言而喻。

笔者限于条件，尚未能对《实录》作深入的研究。但细读一过，觉得只要不存偏见，至少可以先得到这么一些印象：

一、胡氏陷于日军占领的香港之后，一直是被软禁的。东京之行是东条授意由日方安排的，并非如某些传言所谓“充当伪华侨代表赴东京媚敌”。谈话中，东条仍然未明确表示解除对胡的软禁，只说为了调运粮食救饥，会告知香港总督府，“请他们给予方便”。看来，胡氏从东京回到香港后，还是被软禁着。

二、谈话中，东条透露了他叫胡氏来东京的一个阴谋，即利用胡氏调运缅泰大米解救中国粮荒的要求，要“灵活运用”这些大米，让胡借运米入内之机，将国统区内为日军所急需的钨、棉花、桐油等战争物资运出来。对此，胡提出以停止对中国的战争作为进行这种“物资交换”的前提，委婉而巧妙地加以拒绝了。

三、谈话中，胡氏对汪伪等汉奸政权和尚在抗战阵营的蒋介石政权的态度，明显不同。对前者抨击不遗余力，对后者则以解救民众痛苦为由，要求日本停止对蒋的攻击。

四、胡氏执着地把话题拉到中日战争问题上来，想说服对方停止对中国的战争。这自然是“与虎谋皮”，但其维护中国和解除同胞痛苦的真诚，透过这些曲折的语言让人灼然可感。

《实录》内容丰富，有待国内外胡文虎研究者作全面的深入的切实的探究，但仅仅上举的这些初步印象，不也可以使我们有根据认为，东京之行中，胡氏起码是大节无亏的吗？

北马

祖籍永定华人社团简介

罗 懿

由于地理形势决定,马来西亚是由隔海相望的东马和西马两个部分组合而成的。“北马”在这里指的是西马部北端地区,也即是马来西亚国在马来半岛北部的地区。它包括槟城、威省、吉打州、玻璃市以及吡叻州的太平埠。在这个地区范围内,有着祖籍永定华人的各式各样的社团。这些社团的历史长短不一,有的二百年了,有的才几十年。过去都属于华侨团体。1949年以前,它们同中国政府的中央侨务委员会和中国驻槟城领事馆维持着密切关系,或接受其领导。如时中学校^(注①)就曾向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备案,并曾接受国内颁给的校印。

这些侨团之所以产生,是我国向南移民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当初我县侨民都是赤手空拳冒险走出去的。在他邦异国,形单影只,举目无亲,要谋求生存和发展,自然就渴望得到志同道合的人来协力合作,首先是争取与同方言或同乡里或同姓氏的人来结成团体,力图凭藉这些集体力量使自己所进行的生活和生产斗争能得到便利,从而会有所成就。正是这种形势的需要,于是就先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侨团组织,有属于方言群体的,有属于地缘组织的,也有血缘关系联合的,还有两三种属性兼而有之的。它们的名称也各不相同,有叫“会”或“社”的,也有叫“堂”或“公司”的。诸如永定同乡会,客属公会,永大会馆,汀州会馆,广汀会馆,大伯公庙五属公会,永安社,胡氏安定堂,帝君胡公司,等等。为了加强凝聚力,有些地缘或血缘组织,一开始就充满着浓厚的原始宗教意识,表现为神灵崇拜或祖先崇拜的形式,如大伯公庙五属公会,永安社,帝君胡公司之类,都属于祀神或祀祖机构的性质。这许多侨团,只有永定同乡会和永安社才是纯粹由永定人组织的社团,其他都是联合别县或别省籍人共

同组织的团体。不过,不管它是本县人所独有还是与别县别省人所共有,那些侨团在历史上对促进当地乡侨团结互助,以及联系桑梓沟通乡情方面,都同样发挥过作用,只是作用大小不同而已。然而自马来西亚宣布独立以后,它们的存在价值不同了。在当地建立多元种族国家的新形势下,它们被要求担负的新任务,只是通过加强当地宗乡的小团结来实现整个大马各族的大团结。而它们也只有以完成这个新国家赋予的新任务为宗旨,按照马来政府法令,改变原来的侨团性质,重新注册,才得以仍然保留了下来,成为今天的华人社团。这些华人社团在政治上、组织上,唯一只受当地政府的绝对领导,与原籍中国已完全脱钩。但在感情上、道义上,无形中与祖居地又还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主要由于社团成员还具有强烈的怀念故土、追源思本的传统观念,在某个时候,某种场合,会以某种形式而又不事声张地表现出来。如探亲、祭祖、捐助公益事业或回籍投资之类。

对北马这些永定华人社团,本刊曾作过一些介绍。如第四辑专题介绍过永安社,第五辑也在《永定华侨旅居槟城简史》一文中,附带提到了广汀会馆、大伯公庙五属公会和槟城永定同乡会等等的一些情况。但是后者由于文题的限制,那些情况报道都只能三言两语,十分简单,而且对帝君胡公司,胡氏安定堂,汀州会馆等等均未有提及。总的说来,对北马永定华人社团面貌反映得极不完整,更不翔实。为了便于今后与海外第二三代华裔联络亲情乡谊,现特借本文来个补充,争取以此向读者提供一个比较全面的介绍,其中对北马永定同乡会的资料写得格外具体,因为它是北马永定社团中关键性的组织,应该让海内外乡亲对它有更多的了解。

这里要附带说明的是,祖籍永定的华人在北马的人数虽然不是很多,但从其社会地位及影响力看,他们在当地华社中却占有相当显著的一席之地。所以全省性的福建会馆,以至代表全华族的最高社团组织——华人大会堂也吸收永定人参加,并让其参与领导工作。不过,这些是特大型的组织,参加活动的只是永定籍的头面人物,本文不专作介绍。另外,像时中学校属于教育事业单位,不同于一般社团,篇幅所限,此处也从略。

肇 市 素 主 嘉 市 主 委 会 暨 驻

北马永定同乡会

本会前身为“槟城永定同乡会”，是北马永定籍华人所有社团中的核心组织。所谓“核心”，理由有三：(1)只有它与北马的永定华人保有最广泛也最经常的直接联系。北马永定华人首先就是这个组织的会员，然后才可能是永大会馆或其他社团的会员。因为一则同乡个人对大型宗乡社团不感兴趣，不愿加入；二则某些大型社团只吸收全县性社团或工商单位为集体会员。正因为本会会员遍布北马，所以为了求其名实相副，才将“槟城永定同乡会”的原名，改为现名——北马永定同乡会。(2)向来，尤其是现在，永定原籍与北马乡亲之间，基本上只跟这个同乡会进行联系，而不是通过永安社等等来联络的。(3)在槟州，与永定同乡有关的所有社团，如客属公会、福建同乡会、帝君胡公司等等都一致公认，这个同乡会是永定人的当然代表；对关系到永定人的事，都只直接和它打交道。因此，无论从那一个角度看，这个同乡会都处于核心组织的要位，像是人的神经中枢那样，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创会时间、历届主席 这个同乡会成立于 1947 年 10 月。创建人是曾昭敬、胡顺荣、黄耀南、陈仲明、张启鑫、游高明、胡让芳。其历届主要领导人如下表：

届 别	年 份	主 席	副 主 席	备 考
1—4	1947—50	曾昭敬	胡顺荣	章程规定一年换届
5	1951	胡顺荣	曾昭敬	
6	1952	曾昭敬	胡顺荣	
7	1953—54	曾昭敬	胡顺荣	章程改为两年换届(下同)
8	1955—56	曾昭敬	胡顺兴	
9	1957—58	胡顺兴	曾昭敬	
10—14	1959—68	胡顺兴	张经文	